



奇努阿·阿奇贝(1930—2013)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现代非洲文学之父、伟大的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奇贝(Chinua Achebe)3月21日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病逝,享年82岁。

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大作《崩坏》(Things Fall Apart,另译《瓦解》或《崩溃》)出版于1958年,描述了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对当地伊博土著文化的毁灭性冲击。

死讯上周五传出,他的同胞、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极度震惊而不能言,当夜才与拉各斯大学荣退教授约翰·派珀·克拉克(John Pepper Clark)联合发出呼吁。“也许外人很难领会密友们的这种欲绝之感”,索因卡和克拉克说,“但我们从年轻一代作家身上得到了安慰,接力棒已经传给他们,这些作家已创造性地保证了文学使命的连续性不会出现中断。”

35岁的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广泛视作阿奇贝的文学女儿。她的尼日利亚出版商告诉阿奇贝《高级时报》(Premium Times),同样因为悲痛,阿迪奇女士已于上周五“在东部某处转入地下”,并用伊博语写出一首挽歌。本报根据《高级时报》英译稿,尝试对照译全诗如下:

Ife mee.

出了坏事。

Nnukwu ife mee.

出了大坏事。

Chinua Achebe anabago.

奇努阿·阿奇贝离去了。

Onye edemede nke di egwu,

这无与伦比的词匠,

onye nnukwu uche,

大智者,

onye obi oma.

好心人。

Keduzi onye anyi ga-eji eme onu?

现在谁来证明我们的骄傲?

Keduzi onye anyi ga-eji jee mba?

谁向外邦说出我们的意愿?

Keduzi onye ga-akwado anyi?

谁领我们的路?

Ebenebe egbu o!

大灾殃真的发生了!

Anya mmili julu m anya.

我两眼泪水。

Chinua Achebe, naba no ndokwa.

奇努阿·阿奇贝。

O ga-adili gi mma. Naba na ndokwa.

永别了。你的路将平顺。

1930年11月16日,阿尔伯

特·奇努阿·阿奇贝生于尼日利亚奥吉迪一个伊博族基督教新教改宗者家庭,父以赛亚,母珍妮妮。他入读伊巴丹大学,学英文,日后也主要以英文和伊博语创作。索因卡是他的校友。

《崩坏》曾获评20世纪非洲最佳小说,已在世界各地以50余种语言卖出了1000余万册,使他成为有史以来被译介最多的非洲作家。

1975年,阿奇贝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文学评论《非洲印象: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种族主义》,他批判康拉德是种族主义者,用作品将非洲兽性化,将非洲人写得根本不像人,因此使非洲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对面”。《非洲印象》早已成为后殖民理论的重要文论。

2007年,阿奇贝获颁第二届布克国际奖。

阿库宁封笔,奇哈尔季什维利将写新俄史

本报记者王胡报道 俄国头号侦探小说家鲍里斯·阿库宁(Борис Акунин)宣布,他将在小说领域封笔,转而投入新《俄罗斯国家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的创作。

“有些作家梦想成为新的托尔斯泰,还有些人想做新契诃夫,现在我承认,我一直都梦想着变成新的卡拉姆津。”阿库宁在个人网站上宣布。

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乃俄国作家、诗人和历史学者,有11卷(计划写12卷)《俄罗斯国家史》传世。

“我不再是推理小说家了。”阿库宁说。

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他将不再使用鲍里斯·阿库宁这个无政府主义色彩强烈的“恶人”笔名,而转以本名格里戈里·沙尔沃维奇·奇哈尔季什维利(Григорий Шалвович Чхартишвили)示人。

奇哈尔季什维利说,他的《俄罗斯国家史》已经写完了第一卷,内容是12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的俄罗斯人历史。

他还宣布,日后每卷史著出版时,也会附一本他写的历史小说,以家族史为脉,背景与当卷史著同期,以此为历史找到更广大的读者。

今年56岁的奇先生说,他将卡拉姆津奉为榜样,因为卡拉姆津同时也是小说家,从不让读者味同嚼蜡。

奇哈尔季什维利反对普京政府推行的官方教科书,声称俄国人对历史的了解极为有限,而他正在写的“去意识形态的”历史,将有别于“目前官方努力制造的一种新的、‘正确’的历史”。

奇哈尔季什维利1956年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本业乃日本文学研究,阿库宁之笔名即出自日语词“恶人”。而若缩拼为鲍·阿库宁,则成巴枯宁(Бакунин)——史上赫赫有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和思想家。

阿库宁以其旧俄大侦探艾拉斯特·方多林(Эраст Фандорин)系列推理小说闻名。该系列自1998年问世,极畅销,在俄国的流行程度堪比《哈利·波特》。

索菲·奥克萨宁获瑞典学院北欧文学奖

本报记者王胡报道 36岁的芬兰当红小说家和剧作家索菲·奥克萨宁(Sofi Oksanen)获得了瑞典学院北欧奖(Svenska Akademiens nordiska pris),并获奖金35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33.4万元)。

瑞典学院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故而北欧奖又有小诺贝尔之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得到诺贝尔奖之前,也曾于1991年成为北欧奖得主。

奥克萨宁是北欧奖自1986年创办以来的第一位芬兰女得主。她将于4月10日赴斯德哥尔摩领奖,随后巡游北欧诸国。其小说新作《鸽子消失的时候》(Kun kyyhkysset kaatosivat)亦将于4月份在瑞典、丹麦和挪威上市。

索菲·奥克萨宁生于1977年,爸爸是芬兰人,妈妈是爱沙尼亚人。成名作《清洗》(Puhdistus)通过老少两代的悲惨遭遇,连缀了20世纪的爱沙尼亚史,其间充满了虐行、强暴、恐惧和背叛,2008年出版后,迅速成为芬兰头号畅销书,并为奥女士包揽了芬兰最重要的两个文学奖——芬兰奖和鲁内贝里奖,从而创纪录地成为同时获得这两项大奖的第一本书。2010年,此书又获得了北欧地区的文学最高奖——北政理事会文学奖,以及法国的费米娜外国小说奖。

《清洗》是奥女士的第三本小说,她的前两本书是《斯大林的母亲》(Stalinin lemmat, 2003)和《宝贝雅内》(Baby Jane, 2005)。

罗马尼亚全面亮相巴黎书展 诺尔曼·马尼亚新作《第五个不可能》在法国出版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第33届巴黎图书沙龙于本周一(3月25日)在凡尔赛门展览中心落幕。

作为本届书展的主宾国,罗马尼亚有27位作家与会,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属中国读者也不再陌生的诺尔曼·马尼亚(Norman Manea,一译诺曼·马内阿)。

蟑螂英雄主义

76岁的马尼亚是当代最著名的、也是作品外译最多的罗马尼亚作家,曾以回忆录《流氓的归来》获得2006年的法国美第奇奖,亦曾以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获颁美国的全国犹太图书奖。这两部作品及其小说《黑信封》已于2009年在中国出版。余中先译马尼亚小说《巢》则在今年1月上市。四本书的出版商均为新星出版社。

在书展开幕前,马尼亚的新作、随笔集《第五个不可能》(La cinquième impossibilité)在法国出版。3月22日,《世界报》刊登了意大利大作家、2009年德国书业和平奖得主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为此著所写的书评,题目是《罗马尼亚狂欢节》。

英文版的《第五个不可能:关于流亡和语言的随笔集》(The Fifth Impossibility: Essays on Exile and Language)已于2012年5月出版。此前的2009年,读书报记者在采访马尼亚时,曾向他问及这一问题:“你曾经提到过卡夫

卡的三个不可能: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可能,以及用其他方式写作的不可可能。他还补充了第四个,也是全面的不可可能,即‘写作本身的不可可能’。你说过还应再加上第五种,也是‘最卡夫卡式’的不可可能:流亡这种行为在地理意义上的不可可能。为什么?”

马尼亚回答读书报记者:

“卡夫卡处在永久的流亡中,自外于正常的、普遍的生存方式,即使他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被孤独四壁包围的普鲁斯特也是如此。作家体验的是一种特殊的孤独和疏离。除了上述所有那些困难(不写作的不可可能,用一种属于或不属于你的语言写作的不可可能,用不同方式写作的不可可能,乃至写作本身的不可可能),还有一种新的,也是最可怕的一个,这种由于真正的流亡所造成的位移和失落,确系最阴暗和最荒谬的负担,是最‘卡夫卡式’的一种。”

“卡夫卡的确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和语言,但他经常梦想去这样做。留在这样一个地方,你被视作二等公民、受到侮辱,面临危险,对他来说,实乃‘蟑螂英雄主义’。他经常梦到自己置身于遥远的国度,靠近某些‘甘蔗园或回教墓地’。对他而言,西藏离维也纳近在咫尺。”

人变成犀牛

在马尼亚的小说《巢》中,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借助“由众

神和黑暗的力量谈判而成的”天赐良机,抵达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美国。但是,“在最初几个月的舒适安乐之后,帕拉德深深陷入在沉沦中。束缚,孤独。图书馆的庇护显然不再能帮助他。他躺在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甚至整天,等待着奇迹让他站稳脚跟。”

他写信给小说的主人公奥古斯丁·戈拉:“我很失望,但没有被打败。失望是生命力的一种符号,我希望如此。我被悬置了,彻底自由,我破解不了我所陷入的混乱。人们还没有给我钥匙。我在无所谓和忧伤中等待。我听到楼梯上传来以往监视者的脚步声。他们始终在那里。”

马尼亚在《第五个不可能》一书中指出:“对东欧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主题是受害者的内核与压迫者内核之间的距离,”因此而产生了许多聚焦于极权主义和民主的沉思。书中提及多位著名的罗马尼亚(裔)知识分子,如米尔恰·伊利亚德、保尔·策兰、埃米尔·齐奥朗、索尔·斯坦伯格、尤金·尤涅斯库、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和本亚明·丰多亚努等,亦有两位美国犹太大作家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

在《世界报》的书评中,马格里斯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重大的历史事件先以悲剧形式出现,而后以喜剧形式重复发生于当代。马尼亚却在《巢》中反其道而行,指出:悲剧之前是闹剧。

《第五个不可能》忆及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治下罗马尼亚的生活:冻饿交加,秘密警察无

处不在。他于1986年逃离,转道柏林赴美,三年后从新大陆远观祖国的革命,相安于美国生活的散乱——这“也许就是自由的一种形式”,并陶醉于美国最好的一面:身份证的缺失。

他借用尤涅斯库,将旧罗马尼亚称为“犀牛殖民地”,一个由齐总统——主人、司仪和小丑——掌控的畸形马戏团。在这个国家,“口是心非的教化从摇篮便已开始”。安东尼斯库将军的罗马尼亚和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罗马尼亚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最显著的便是一系列“令人麻痹的错乱和变形”——人变成犀牛,犀牛又声称自己是一种犀牛的真正代表。

1936年,马尼亚生于罗马尼亚布科维纳省的苏恰瓦,孩提时代便因犹太人身份,被法西斯政权流放,关入集中营,战后因为理想主义加入共产党,却与体制屡生摩擦,遂于1986年离开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祖国,现在纽约巴德学院任教,但仍以罗马尼亚语写作。

3月21日晚,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文化部长奥雷莉·菲利贝蒂的陪同下,为2013年巴黎图书沙龙揭幕。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是本届书展的主宾城市。“遗憾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今年的图书沙龙上很少见到与中国有关的书籍。”

但参展的中国18家出版单位和26个出版社至少带去了一本新书,名叫《大师莫言》。